



## 小饼如嚼月

心的,永远是月饼的馅儿。而馅料多到数不胜数:桂花、梅干、五仁、豆沙、玫瑰、莲蓉、冰糖、白果、肉松、黑芝麻、火腿、蛋黄……

也许,一枚月饼在手,你事先已获悉是哪一种馅料,但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象:这枚饼,会给味觉带来怎样的惊喜?那种心情,如猜谜语,如勘箴言,甚至就是一个钧瓷的工匠,期待着一场窑变的惊喜。

历时千年有余,月饼,发展到现在,与各地饮食习俗相融合,已经派式林立,各具风味:广式的松软香甜,晋式的酥绵爽口,潮式的皮酥馅细,苏式的层酥相叠,滇式的甜咸适中,京式的层次分明,徽式的皮酥馅饱,秦式的甜而不腻……这种种美好的饼,都是需要我们一一去探索试吃的。

你吃的不是单纯的月饼,而是传承久远、富有包容意味的汉民族文化。

月饼一词,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,北宋苏东坡也有诗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与馅”。那时的月饼,以酥油和糖作馅,名字尚叫

子。这月饼滋味亦美,制饼手法亦美,真乃行云流水,饼上生花。

在我国,上海人喜欢吃的鲜肉月饼,讲究弹润爆汁、酥到掉渣的口感,酥皮六十四层的精致。粤人港人独沽一味,喜欢莲蓉月饼,莲蓉蛋黄永恒不变,变的是蛋黄的数量——双黄、四黄、八黄。将月饼切成薄片,每一片内,都有蛋黄、有莲蓉,每一口都曼妙多姿。北方人崇尚的是五仁月饼,馅里有杏仁、核桃仁、花生仁、芝麻仁和瓜子仁,“五仁”团聚,圆满和谐。细细咀嚼,有一抹天然清香与甘甜,似中秋喧响的天籁。

传统月饼外,近年又有不少创新月饼。网上,一款网红大闸蟹鲜肉月饼,将醋做成爆珠,铺在蟹肉里,咬破珠子,香醋和蟹肉融合。一枚月饼里,美妙蟹味,姗姗而至。

听朋友说过一款法式月饼,馅料里加乳酪、巧克力、甜酒。咖啡的苦,甜酒的醇,巧克力的馥郁,乳酪的稠香……这款“国际月饼”,融进法国的甜点文化,把甜以及甜所能唤起的种种错综复杂的体验,糅合着一层层演绎到了极致,令人甜美到忧伤。

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月华如水的夜晚,家人团座于一轮明月下,就一壶热茶、三杯淡酒,分食一枚月饼。那时节,月的朦胧,茶的回甘,饼的甘怡,酒的沉涵,共同交织成一夕盛世良辰。真是人间一种完美无缺的幸福啊!



总第一三九八期

金上

春秋楼



## 月明中秋

□季川

越过结绳记事,刀耕火种  
越过过关斩将,在河之洲  
越过夏鼎商彝,秦砖汉瓦  
越过万水千山,沧海桑田  
那轮明月从唐诗里来了  
那轮明月从宋词里来了

多少诗人  
在那轮明月下久久徘徊  
写下浸满深情的诗篇  
多少墨客  
在那轮明月下即兴挥毫  
抒发无法割舍的情怀  
多少漂泊异乡的人  
在那轮明月下苦苦思念  
洒下梦寐里常流不止的泪水

是的,那轮明月在,国就在  
故乡就在,亲人在,炊烟就在  
人人渴望的圆满就在

## 秋湖

□陈怀浩

秋天的湖水  
在秋光里沉静  
将这块无瑕的天然美玉  
打磨得无比温润  
空蒙的秋雨  
倾泻在柳条上  
偶有伶仃的飞鸟  
掠过翠绿的枝头  
撩开一湖动人的涟漪  
清静落寂地睡着  
木质的水车不知疲倦地  
吱呀转动  
远古的歌谣  
将我  
染了秋尘的心  
沉落在湖里  
又洁净无尘地  
打捞出来

□曹福章

文人墨客遣词造句  
把秋天灌醉

失去果的蒂  
挥舞着一柄柄剑  
空荡荡的谷场田  
时常望着田埂上的稻草  
自言自语

一听到熟字的草木  
从心灵黄到脚跟

一个叫秋水的女人  
用明珠盛满秋水  
峰峦涌动  
一尾鱼常常跃出来  
给一段情  
打结

## 故乡的打枣节

□刘荣昌

俗话说“七月十五枣红圈,八月十五落枣杆”。在北方,农历七月到八月间,枣子从有一点红,到半红、全红,让人感觉到的是从青涩到成熟的全过程。这个时候,我总是想起故乡的那一片枣树林。

我的故乡在冀南一个不算小的村庄,听老人们说,在新中国成立前,那片有一百余棵枣树的浓密林子,是一个地主的祖传家产,千姿百态的枣树中,树龄最长的可以追溯到清代同治年间。

20世纪50年代末,人民公社化后,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,实现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。自然,这片枣树林也由老地主名下归了大队,成了农民们的共同财产。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提议下,每年农历八月十五被定为“打枣节”。

据老人们说,到了八月节,那个火爆劲儿就别提了。成熟的红枣挂在树上,沉实而鲜艳,透出大地饱满的喜悦。这一天的下午,大人们都走出家门来到这里:男人们用杆子打枣,红红的枣子扯着浅绿的叶子纷纷落下;女人们从家里拿来面口袋或者干脆背着筐,头上裹一块毛巾,大大咧咧蹲在地下拾枣。几处顶梢上的枣,杆子够不到,这时,便会有一两个孩子脱下鞋,像猴子一般攀上树尖,一把掰下那带着几粒或者十几粒枣子的小枝子,顺手撸下红枣放到自己的裤兜里,然后又顺着树干快速滑下来。

这一天,枣子是可以随便吃的,只是不许带回家。无论是打枣的男人、拾枣的女人,还是唠嗑的老人、乱跑的孩子,他们都时不时往嘴里放上一颗枣,甜蜜地咀嚼着。

枣子打得差不多了,有几个细心的老太太,还会再到枣园里面转上一圈,她们是看看有没有没拾干净的或者仍被留在树上没打下的。

接下来是分枣。支书招呼大家排好队。大堆大堆的红枣,在场院里等待着检阅。不知哪个好热闹的年轻人,把队部的两面红旗也拿来,插在了高高的枣堆上,显得很气派、

很庄重。

会计嘴里啦啦叭叭拉着算盘珠子,几个小队队长负责称重分枣,一百来号人排起了长龙。

不知不觉天暗了下来,支书让人点上两盏汽灯。顿时,场院上一片通明,飞虫在灯火烟雨中玩着它们自由飞翔的游戏。人们显得很兴奋,相互间说着收成甚至开一些粗鲁的玩笑。

各家的壮劳力把分到的几十斤枣子背回家,剩下的就是妇女们的事情了。在乡下,红红的枣子除了平时可以用作哄孩子或者招待客人的美食外,过年时要蒸面食,是可以派上大用场的好东西。

20世纪50到70年代,农村人的生活虽平静安逸,贫困却是无时不在。饥馑,在今天看来很陌生的词,在那个时候是困扰故乡的人们的大问题。而恰恰是这一年一度的红枣节,不仅让人们解了馋,还有了盼头。

20世纪70年代末,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也就是分田到户了。村里人有的说,既然土地和农具都可以分,这片枣树林也应该分给各家各户。但有的人极力反对,认为全村的人每年都要在这里过节,如果真的分了,实在舍不得。最后,大队支书拍板:保持现状。

时光进入21世纪,农村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,使农民彻底告别了农耕时代落后的生产方式。在我的故乡,很多土地被种田大户承包了,乡下的中青年男人很多都到城里打工,有的甚至在城里安了家。

而到了农历八月十五,他们能脱身的都回来,聚在一起,吃吃喝喝,说着各自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。打枣节这一天,依然是全村出动,男人打枣,女人拾枣;老人聊天,孩子嬉戏。依然是排队分枣,不过现在不用大杆秤,也不点汽灯了。

打枣节俨然是村里的重大节日。饥馑的日子里,枣树林给村人吃的是吃饱肚子有盼头;温饱已不再是问题的时代,枣树林给村人的无疑是和谐、团结。



莲城晨曲 徐国志摄

## 中秋,是家的味道

□李艳霓

一场秋雨过后,清漯河两岸草木清新,湿润的空气中已经能嗅到或浓或淡的桂花香。目之所及,桥西侧的几株早银桂,已悄悄绽放了满树嫩黄,带来秋风中的沁郁芬芳。

我家滨河而居,附近的清漯河游园栽种着大片的桂花树,有颜色稍浅,香味淡雅的银桂;也有花香浓郁,颜色较深的金桂。每到中秋,正是桂花次第盛放的时节,街道上处处涌动着淡雅的香。

微风拂过,桂花的香味是甜甜的,让人有一种想吃东西的欲望,比如说桂花糕、桂花酒、桂花蜜之类的。

记得儿子高中毕业的那年秋天,和同

学们结伴去桂林旅行,还没出门几天就赶着中秋节前夕回来了。一进门,他热切地给我们讲述“桂树成林”的故事。吴刚与桂花树的传说……旅行中的一草一木、山山水水总是让人回味,一首歌、一道风景,甚至连空气中弥漫的桂花香气,都让他恋恋不舍。我问:“为什么不在桂林多玩几天?”他掏出一瓶淡淡的桂花香水递给我,说:“妈,你闻闻,这是不是咱家门口桂花的香味?”我接过香水,还没来得及说话,儿子又笑着道:“我怕中秋节到了,你们会在家想我……”那带着孩子体温的“限量版”桂花香水,是雨后丛林清新的味道,特别温柔,让人心生幸福感。

很多时候,我们会因为一种熟悉的味道而思念,因为一个节日的氛围而想家。

有父母的地方有家,团团圆圆一家人过节的景象,在成人、孩子的世界里,都令人期盼和向往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曾经急着回来与我分享花香的那个少年,在不知不觉间已经长大。过了这个中秋节,他就要背起行囊去异地入职了。虽然心中不舍,但人长大了,总要独自去闯荡的。

以后的日子,我们将“相互牵挂,各自成长”,在不同的城市里聆听窗外秋虫的呢喃,共享夜晚美好的月色,脚步和心一起欢快地跳跃着。

因为心里知道,未来的每个中秋节,家门口清漯河畔桂花的香甜一直都在,那是家的味道。

在每年这天,全家人都要去祭拜爷爷。母亲总说爷爷会挑日子,选了中秋,全家团圆发现少了他,便会记得。

现在中秋,什么饼都能吃到,可是再也听不到爷爷讲故事。望着天空银盘似的月,总会想起他的样子,像烙印在了脑海,那么清晰,那么慈祥。

突然,想起余光中的《中秋》:“一刀向人间,剖开了月饼。一刀向时间,等分了昼夜。为什么圆晶晶的中秋月,要一刀挥成了残缺?”也许正是应了那句:月有阴晴圆缺,人有悲欢离合。如果什么事情都是圆满的,没有遗憾,也许我们就不会懂得珍惜与感恩,也许就没有那么多的深情与美好。

本来早就打算这个中秋回家看看,却因临时有事只能更改归期。以不变应万变的技能,我终究是学不来。也许唯一不变的只有从亘古走来的月,她不急不躁,温柔如水,始终是那样含情脉脉地俯视着芸芸众生。就像李白的那句: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照古时人”。千百年来,跨越时空,我们都沐浴着同一片月华。但心头依旧是故乡的月,最明,最美。

## 月是故乡明

□王调忍

有人说:世上本没有故乡,只因为有了他乡,才使故乡的情,故乡的美,像被发酵了一般,魂牵梦绕,难以割舍。就连故乡的月也比他乡的澄明温柔。

中秋在即,对于我这个远嫁的女儿,乡愁愈发地厚,思念亲人的情绪也越来越浓。不记得,这是在他乡度过的第几个中秋了。从南到北,以前在南方工作,每到中秋只能望月寄思。如今在北方定居,琐事缠身,还是只能望月兴叹。

故乡的中秋在我的记忆当中,是温馨而美好的,同时也是思念与悲伤的。小时候家里穷,从来没有月饼吃。中秋节的白天,母亲会给我们做个糖饼,白白的,圆圆的,像极了天上的月亮,我便给它取了个雅号:月亮饼。中秋的晚上,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,一家人围坐在门前那棵老桂树

下,沐浴着皎洁的月光,闻着桂花香,一边啃着糖饼,一边听爷爷讲“玉兔捣药”的故事。往往一个故事是哄不住我们的,经不住我们闹,爷爷便会再讲一个“吴刚伐桂”。

每次都会讲到吴刚天天砍桂树,而那棵树就是不会死。于是,我很好奇门前这棵桂树是不是也砍不死呢?爷爷像知晓我的心事,慈祥地拉过我的手说:“其实呀,要不是吴刚砍树不小心把桂树的种子撒下来,家门就不会有桂花香了,咱们可得好好感谢吴刚,更要爱惜这棵桂树。”一句话,我让便打消了砍桂树玩玩的念头。抬眼望去,月光照耀下的桂树像是镀了一层银边,圣洁不可侵犯。

可惜这份美好在我十二岁那年戛然而止,我最敬爱的爷爷病逝在那个月圆之日。从此,中秋成了悲伤的思念。以前每年的这天,全家人都在听爷爷讲故事;现